

## 吳明益《迷蝶誌》

◎向海靜

「一本以文字、攝影與手繪迷戀蝴蝶及一種生活姿態的笈記」，《迷蝶誌》的副題這樣長，似乎已暗示出此書形式的繁複與內容的深具個人色彩。的確，書中同時展示了作者純熟的文字、細膩的手繪插畫，以及精心拍攝的生物影像。不過，與其說這是一本歌詠蝴蝶的散文佳品，不如說它是作者帶著對蝴蝶的迷戀與憐惜之情，找到一種與蝴蝶相處、與自然交往的「生活姿態」。

《迷蝶誌》作者吳明益，目前在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年輕的他，在文學評論者的眼中是位文壇新銳，他的文字和思想都飽含著能量，感傷裡有冷靜，繁複中不失邏輯。他在一次昆蟲展覽中擔任工作人員，親眼目睹昆蟲被人類捕捉後所遭遇的淒涼運命。這場景中最怵目驚心的，不是飽經摧殘後翅翼殘缺的瀕死之蝶，而是老闆及部分參觀者將昆蟲視為服務人類、可用貨幣計價的玩物。

這樣的畫面令吳明益深感震撼，於是他反覆思索著蝴蝶薄弱的生命對人類的意義：「人可以將蝶視為作物、獵物、研究物，人也可以將蝶當作朋友、愛侶或陌生人，人也可以以觀賞者的姿態，將蝶看作玩賞物、理解對象。」吳明益本身並非昆蟲學研究者，也並不企圖誇耀他對生物學知識的嫻熟。事實上，他對生物學研究取向的探索有所保留，他說：「當多數人醉

心於解開基因密碼的同時，許多生命在還未被解碼時，已因生活場域的毀圮而隨風逝去。倘若人們真能逐步掌握創造生命的秘密，將生命價值轉換為貨幣單位，但卻遺忘與其他生命交往的能力，終有一天，會寂寞地死去。」

人類在將蝴蝶視為研究對象或展示品的同時，也往往忽視了其生命存在的本質，這是吳明益的憂心。在省思後，他選擇了用獨特的人文之眼和直感之心來關照蝴蝶的生命，並在反覆思索過程中，定義了自己與自然的關係。他在書的後記中提到，「在學習做一個『生物學家』之前，學習如何以一個『人』的姿態去面對其他生命，恐怕是更為緊要的課題。」他試圖實踐這種信念，和蝴蝶「真情相對」，以自己的生命，結識另一個生命。

對於主流社會所扶持的「人類中心主義」，吳明益抱著質疑與保留的態度。「萬物之靈」的人類，在他看來似乎背負著無以救贖的罪惡。人類為了謀取自己的生存繁衍，狂慢地剝削自然，以征服者的姿態，將萬物視為滿足人類需求的作物。字裡行間，不時可發現吳明益以指控的語氣，點出人類文明發展對蝴蝶以及其他物種的戕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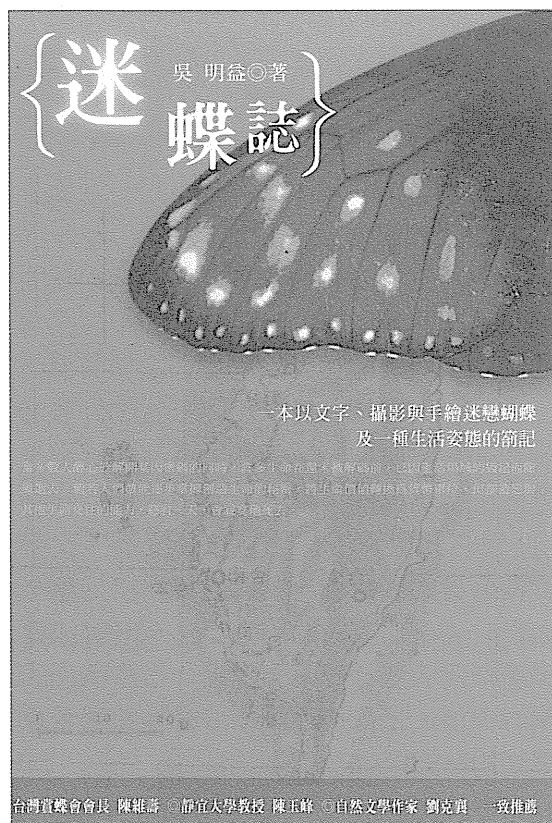
什麼時候，人類可以真正地反璞歸真，與自然和解，而不只是以人類利益為

出發點，決定哪些物種有益、哪些物種有害、哪些物種應該接受代價龐大卻成效有限的復育研究計劃？讀《迷蝶誌》，讓人自然聯想到近幾年來同樣甚受矚目的鯨豚文學創作者廖鴻基。廖鴻基出身討海人，對台灣鯨豚所面臨的處境有深刻而多面向的認識。這兩人同樣是對生物懷抱憐惜之情，並將自己親身與鯨豚或蝴蝶結識時的驚喜與憐惜傳達給讀者。廖鴻基以相機記錄鯨豚身影，吳明益則還加以精細入微的手繪插畫。廖鴻基的筆調顯得樸拙，相較之下，吳明益則明顯流露學院派的細膩和理想色彩。

不過，在討論保育議題時，廖鴻基試圖從不同角度呈現保育問題本身所帶來的爭議性和兩難之處，這在吳明益的《迷蝶誌》中則較為少見。雖然說創作者絕對有權抒發個人對自然與保育問題的見解，但如同「人類中心主義」之令人質疑，「自然中心主義」也同樣有其實現的困難。大自然在歷經人類開發的重創之後，除了緩慢的自我療傷外，也只能靜待人類生出覺知，以智慧尋索萬物的出路，化解自然與人多年來的衝突。人類要如何與大自然和解呢？這個難題沒有簡單的答案。相信作者也思索過類似的問題，而這或許將是他在「自然寫作」路途上很快就會面臨的大哉問。

因為《迷蝶誌》這本書，吳明益理所

當然地被歸類為「自然文學」創作者。他對自然生態觀察入微，對台灣蝴蝶的興衰存滅歷史有深入的了解，甘心情願地追逐著蝴蝶薄紙般飄飛風中的羽翼，進入牠的「生活場域」，記錄牠的美麗與哀愁。吳明益鋪排出的蝴蝶生命地圖，是身為一名戀蝶者的深情體現。



迷蝶誌／麥田／2000.8